

余文敏公文集

余文敏公文集卷之四

貴州鄉試錄序

聖天子受萬年之曆瑩精太平首 詔郡國貢

士毋以荒服有茂才異等者令與計偕不遠者  
罰毋赦於是巡按貴州監察御史楊某奉 詔

懼然曰是 聖天子始承龍翼而設天網以羅  
士也豈其不弘於薪樵之道徒拘方牽俗哉則  
千里走幣聘某與教授等相與群寘闈中而誠  
之曰是 聖天子將藉士人以易海內使創道

德之途垂仁義之統而登于郅平也知人則括  
惟艱哉既進提學副使其所簡士三校之而得  
三十人則又集諸百執事而交相慰曰是

聖天子揆竒仄陋宣皇明於踈逖故士之應  
之如晨風鬱北林巨魚之縱大壑也若此哉事  
竣當錄其文以獻於是某作而颺言曰某嘗  
覽司馬子長所著史傳而論大明之德蚤涌  
原泉汪濊四塞衍溢方外我聖天子睿德叅  
神與靈合契不假歲月而震聲日景光被于六

幽也皇皇哉其疇得而亘之哉傳言西南君長以什數夜郎最大乃其族左言雖結不入職方楚莊驕畧定其地然塞未通秦通五尺道諸國頗置吏焉至漢羈縻之稍令自葆就耳然猶與中國並也次之侵禮犯義於邊境不則構戮自擅攻當路塞以絕于中國歷世滋多不可殫紀明興德洋仁普連四海以為帶而東南一尉西北一侯湧夜郎之地歸諸版圖蓋靡不同源共流昭景飲醴而稟卬庥和矣 聖天子猶以湛

恩未流懼聲教之弗歷乃越拘攣之見馳域外  
之謀將博恩廣施使習爽闇昧得晰于光明而  
焚道無巢居之民豚水無洗耳之士也士際其  
時亦將何自表見乎雖沐浴嘉運游淳風泳泚  
清感被無外而羅甸之區刻木為文擊銅祀鬼  
以為禮吹匏笙遲袂宛轉足頓地以為樂八番  
之陋猶有存者士固其先徙自中土世世稱實  
塞而朝廷所資以變夷者也亦思所以揚德  
意易服矯俗俾比皆浸淫禮讓乎毋徒曰道里遠

遠山川阻深流風猶微尚踵其故無足與易也  
夫士生絕域束髮受書食芋菽棲蒿萊與笮馬  
棘僮為伍至微細矣乃今一日登名於天府  
舉國以寵薦紳大夫相贊以為賢士亦何以得  
此言而稱之嘗聞晞景炎者不隱迹赴洪響者  
必惡節躡熙隆之會其及幾而從事乎士所生  
地粵在荆梁昔者荊州之貢聖人則之猶傳後  
世以為經紀矧士懷竒而先資其言以貢於  
帝廷乎夫揚旌設簾芻羅民秀者上所以擇士

也夙夜怔營蒿目苦心以差今泯慝者主司所以報上也發憤砥礪展采錯事騰茂實而蜚休光者士所以荅主司也諸士勗矣易曰飛龍在天大人造也聖天子方造于上而士獲耀日月之末光揚聲紫微也不厚幸哉諸士勗矣是役也提調則左布政使某等監試則按察使某乃巡撫都御史某保綏疆宇翼宣文命

湖廣鄉試錄後序

萬曆歲己卯湖廣比士得九十人庀書以獻

則御史郭某命工詩鹿鳴之章享諸士因授簡  
某俾教督之某乃進諸士曰嘻來前夫諸士今  
日造嘉賓以其名籍 奏矣詎不稱盛數乎哉  
天子四海之內無客禮莫敢為主焉故君造其  
臣升自阼階即位于堂示民不敢有其室也諸  
士起編戶褒衣雅拜儼然而踐西階即客席執  
爵聽歌而以為固然當之乎不當也士去

天子若蟻之望霄甚遠也 天子以客禮禮士  
士以客禮禮於 天子豈如綿蕞而因以修之



有道存焉爾道者何也天地之幬也萬物之葆也萌玄芽黃苞育庶類其精無一日不周流于宇內唯聖人得之以官天地府萬物輝往而鏡來業流當世以其神寓于六經士童而習焉白首不少休息故足不踰闕而神企太初身不出樊志橫八極之表精之至也惟精生華于是乎有辭辭也者枝也枝也者之也精瑩于內而神王華絢乎外而辭腴故聖人不以辭害道不以道病辭春秋右辭命兩漢右策對唐右詩賦宋

右論義即有方聞之士卓犖魁壘之才元良豈  
弟之行靡不繇此以進我 國家置功令監前  
代制科而網提之逾二百年其間明皇王之術  
續神聖之統豎卿相之勲者若接軫而馳比膊  
而立此其取精于道不既多邪夫有司以辭信  
士 朝廷以辭信有司故士知今日籍之而明  
日用之也相與鶩精於經摛華于藝鶩修功緒  
以應所求是以洒然被 天子之客禮而不為  
僭夫 上以精求之諸士既以精得之繼自今

以往士又何所藉運其精以仰答 天子哉詩

曰王命仲山甫式是百辟又曰吉甫作頌穆如清風是二甫之烈也二甫生於季時用能省徐方撻獫狁恢二周憲萬邦一何郁也至滌其所

本則惟克舉輶德焉能舉輶德故能匪懈以保王躬補王闕而詩入美作頌者多其辭婉古作者奚特春秋下哉今 天子履明執冲式洽文化一時弼亮碩彥之佐多出南國其所奮炎揚懿舉隆三五且矐二甫而下之則亦垂精遊神

所得於道者多也昔王孫圉行聘於晉簡子問  
白珩焉圉曰聖能制議百物以輔相國家則寶  
之金玉龜珠山林藪澤譁囂之美弗繫于民未  
為寶也今楚一日而舉士九十辭不盭道進不  
悖禮其有要於聖修獲寶多矣奚必雲連徒洲  
之材熊渠卞氏之玩為張楚哉諸生可以升矣  
且憲有言軍行右轅左導前茅慮無中權後勁  
今日之升諸生有前茅矣其挾轅備導修權與  
勁以能用憲則可若其不能而中道息焉則為

全宋文卷之四  
卷四  
執事之羞勉旃諸生幸毋忘矇人之誦

會試錄後序

是歲庚辰春當大試天下士 上命輔臣某綜  
其事臣某載筆以從士既籍 奏臣謹序諸末  
簡日臣叨備 宮案事 上東朝仰睹 上右

文嗜士期創道德之塗既蒙擢臣官兩雍俾臣  
造士以待 上任使顧臣謏劣文質無所底毋  
能闡 文教振翼士行方切惴懼茲復被 命  
掄士夫有其具者易其備乃所造未具安得髦

士而烝之臣用是懼滋甚雖然上之化下若均  
埏埴士之從上猶金在鎔顧士生當時所尚殊  
術三代貴德其士賢西漢崇儒明理亂其士知  
後漢師章句其士守名檢隋唐重吏道其士通  
宋顯經義其士近正 國朝兼所尚方聞之士  
莫不斌斌烈於往古第風會以漸而趨本真既  
久則斲飾羽成畫破觚為圓始未嘗不樸茂後  
習稍靡也 主上紹隆丕緒瑩精太平思以大  
治濯俗則設象為紀所屬中外臣工甚具不數

歲間聲教布濩盈溢天區士皆廩廩爭拔濯其  
心宅於醴粹語有之千里而一士比肩也案時  
而有賢士接軫也故士者衆人之尤賢士者衆  
尤之尤其尤彌出其道彌博一邑之雋於郡為  
輦一郡之第於天下為根今士獲於表薄而材  
於巖廊出郡邑而天下矣其曷以為天下用其  
道在返質在務實曩歲主司執是以論多士士  
瞿然顧化亦皆質有其文夫業既返質而就實  
則效用有基矣臣不敢緩頰稱前說敢以效用

之術進古之事君者必先服能然後任故學古  
入官未聞以仕學也今所學誦者前人緒餘所  
簡進者叔時文藝師迹不達變趨讎不存志緣  
故不博聞法律與詩書其途兩譚說與厝注其  
體二故有臨民而墻面剝務而岐心有久而稍  
更有僨於始而卒不振非才頓知不及也為不  
狎習也蓋足未嘗行堯禹問曲折目未嘗見墨  
翟問形象宜其憤憤爾夫論善謀材施用累能  
期於有裨士出不當劇徒有煩疑 上奚需士



哉臣故願諸士習之也其務簡練其性淬礪其  
猷毋不撻斲治本絙幅政義修百王之法若辨  
白黑應當世之率若數一二稟成式而舉措之  
若安百體要時立功之會若詔四時庶幾哉所  
謂習而後任哉願服能而任在習習而奉職在  
勤夫為人臣者若手然仰以衛首俛以衛足心  
神所王手與之俱遇寒燠不得不救鎔錙傳體  
不敢不搏職司有在疇得避之故勤職者私天  
下而公其身有口不以私言有目不以私視於

是顯意壹行夙宵虔竦在事爭就勞委利爭就  
猶趨急爭逼害居貴則恭敬而傳處近則致敏  
以遜當專任則拘守而詳即踴進之亦全一而  
不變若曰吾身非吾有也夫才以習熟業以勤  
廣而後可用於天下脫或倖占榮次輒詒玷缺  
或盤於理或處脂膏點其身或比周賓正以取  
充位或便身自榮而妨公家大計 國家有三  
尺在稍涉風聽輒不得姑息臣恐士無處所矣  
夫 上命臣等求士若以為量以為衡使累忝

儀毫十不失一士一不當渠得以瑕瑜不掩為  
解是臣負上士負臣也臣亦安所逃法昔有  
舉士於君者或曰意者君耳而未之目耶臣茲  
得耳而目之矣諸士幸自愛毋使耳目無已哉

浙江鄉試錄序

萬曆壬午浙江當大比士維時巡按御史某寔  
監臨之既入院簡諸執事若提調屬諸藩使某  
監臨屬諸臬使某分司校事以九校官而以某  
署其裁焉於是合督學憲臣某所選士凡二千

七百有奇三試之得九十人以獻有司者按故事宴而成之於是某拜稽首賜言曰恭重茲選爾諸士乎爾諸士今者之選固即古所謂賓興者也古者賓興一物不備則不得爾諸士操寸管而得之何異穎脫我聞曰以此思易則難者至以此思難則易者至爾諸士姑毋自榮侈有執鞭弭而策爾者至焉已何者士平居博衣峨冠哆口而談當世之務具曰能矣及一旦猝及之或艱投之吾不知整暇得似平日否也不幸

一不當事機呼吸之間存亡互異股且立弁即  
屬者士謹於伍隨之以羣不逞誼然橫作有司  
者故報龍言定 國家承平二百餘年安於覆盂  
意外之虞萬萬無之然是時亦可謂狃矣爾諸  
士曷以應斯夫斯固龍子之所宮也自神禹告  
功至大越上茅山萬玉帛不戒自集汪罔氏殲  
焉何其震也厥後無餘都秦餘望南千有餘歲  
而至勾踐勾踐欲雪吳恥教士十年有君子六  
千人君子云者即吳所名賢良齊所名節制士

蓋姑篾以東禦兒以南產也今尺籍隸者何獨  
非其人然考其時越人士乃無擇老幼咸願畢  
力以致義烈於其主蓋至報吳存國會齊晉諸  
侯於泗上天王賜胙命伯而後知六千人者真  
君子哉何其訓之而即順用之而輒效也爾諸  
士知有紙上陳言耳其所稱說千歲以前事若  
數一二別白黑可謂較甚然吾不敢遽準何者  
人無難于懸斷難于嘗試事無難于隨順難于  
猝乘故應猝者貴豫明試者以功吾姑置遠事

弗論論其近者昔劉文成豎儒耳躡屩擔簦以見高皇帝一語建萬世之業推強敵蕩腥虜儵忽萬變而不窮于肅愍一綈袍上殿腋

景皇除奸肅紀片言而定遂收回蹕之勲王新建幅巾講道俄聞宸濠之變馳入吉安一麾而逆藩授首夫此三君非當時所謂龍化虎變之大人觸斯應斯效者耶諸士幸生三君後未嘗身際斯景徒執臆見騁筆鋒以摧古今之非是則可若漫自謂能助勦割煩劇前無千古後

無三君此大言無當人耳何實之可効

主上圖新化理日警于有位非薦誠不二心之  
臣不以登非懇悃之論不以見于行古之君子  
居安類不忘危今地誠大人誠衆物力誠誣謠  
俗誠澆具鏡于吾前有象爾諸士處不諱之

朝宜如何奮夫智者燭萌勇者難本豫之弗謀  
而猝是謀鮮不躓矣其務竭款款無貳爾心無  
飾爾言久將主自明不易哉其治天下乎是  
在諸士先是三月屬前所指譁士者上命少



司馬張某以都御史撫定之大江以南式底靜謐維時御史孫某風猷肅穆佐都御史御史若輔車然於是言官謂浙事重宜更置大僚乃簡藩臣某臬臣某適來代之誠重之也若戶部主事某以漕至戶部主事某工部主事某以樞至總兵某亦以代至而都司某胥有職于棘院得附書

湖廣鄉試錄序

萬曆歲壬午復當比士於鄉

上以士文不中程多鉤棘語以銜竒袤非盛世  
典詔有司學官凡諸不類者亟斥之謬進者罰  
於是御史某奉 詔按湖廣綱紀其事御史嘗  
比士東省所錄文足為士程士斌斌皆適用惟  
楚眎東省其地廣倍之而士額多四之一御史  
於是皇皇益必脊秉憲申要求所以祗若

明詔則戒環聚檯幾非常侍不時簾以內外無  
弗飭者內則幣聘教諭某為考試官訓導某為  
同試官外則自提調官某監試官某而下咸矢

心矢慎如御史指乃合提學副使其所簡士二千七百人三試之得雋九十人籍奏上御史授簡於某屬某當有稱說某謂諸生今稱選士於鄉不征矣諸生知爾鄉乎視今日之籍天下雖其鄉之視今日之統天下實莫敢鄉也 肅

皇帝纘有 大命寔肇爾南服其更朔元寔始諸壬午壬者任也於行為水萬物莫弗任養焉午南位於卦為離萬物莫不明盛焉荆故天地之中南水火既濟之繇也在列宿則麗翼軫為

鶉尾之次東揚西雍南粵北豫在九州則稱閔  
衍表介二嶽江漢九江潛沱雲夢苞絡衡貫其  
中名神區已自雲陽氏創都沙丘赫然列于神  
明之紀其太上則離光氏因是以官天地遂皇  
氏因是以燭萬物昆吾雄諸侯熊氏長五霸皆  
綿曆千百流祚無窮雖夷陵至於楚即不與中  
國會盟乃墳典丘索國人類能識之智謀勇鬪  
獨衡乎天下其次濯靈燿采紛載丹青重黎佐  
嚳以司燿鬻熊師文以新命尹吉二甫弘弼亮

於周莫教鬪穀競勛華於族三閭以忠憤寤主  
陳良以文學顯名左右禱杌媿義春秋雞次鐸  
氏施猷圖鑑要以妙幹精機式敘倫則昭垂懿  
矩永握神樞自漢而降瑰行姱節茂功竑議代  
不乏人孰開楚國真神靈之奧賢聖之淵也夫  
疇能鄉之我 高皇帝率虎旅滌清南土漢上  
寔其首事迨武功甫成武昌荊州德安諸郡相  
次建學迄今道化翔洽髦士滋起濟濟奕奕何  
綦盛也其後百六十年而 肅皇帝赫然龍作

羣俊雲從九寰承流神化享鬯一時縉紳之流  
莫不質有文武勲著常彝故天下傾心楚材以  
為地王也垂六十年而為 穆皇 今上得道  
之秉處乎中央治瑩化醇無文不懷六幕為一  
諸生幸生斯世孕之以泰清奠之以泰寧范無  
形嘗無味譬大造之育萬物其雨露猶偏焉履  
不諱之朝戴無垓之宇出即危言處即危行譬  
大明之燭萬物其照臨猶偏焉是楚人士所任  
養于皇澤所嚮注於 上意者亦至渥已矣夫

亭毒羣彙昭蘇化工納於南訛者天地之養物也旁羅民秀奕敷教澤示以周行者聖人之養士也萬物養於天地人養于聖人聖人養士使自養以養天下今主上南面而聽嚮明以治神功暉曜洪洞朗天當其所面之方昭燭休爽尤為焜顯而士衣被耿光揚景炎騰茂實蹏撓詩書禮樂之緒宣邕道德仁義之精炳如蔚如雲蒸龍變以翼戴休烈弼成文明之治固士所自養以荅我主上宜莫先楚士諸士母亦攷

九丘之伊始集三管之所述追蹤前賢流聞來  
嗣以不負國家煦養以佐主上明盛之理  
庶幾哉稱天下士亦庶幾稱所為壬午所舉士  
乎乃是以塞楚名若其追琢之不文鞭策之不  
進即有和璧天馬夫誰與羣使天下嗤和氏盲  
玉九方臯盲馬也亦宜

會試錄序

萬曆十有一年春復當會試天下士於是尚書  
臣某侍郎臣某疏請校士者主名詔臣某



暨臣某往頃庚辰歲臣嘗承乏副主者役猶然副也幸因緣以復上命茲又命臣主其事臣益懼不勝臣聞報國之道曰貢賢臣惟駑下荷皇上渥恩昨超擢禮卿俾叅密務不踰月間躋宮保感激恩私莫知所報誠得一二賢才備上使亦庶幾萬分之一即懼不勝胡敢不自効則矢諸執事者寤日夜力綜部所貢士四千六百有奇三試之遵宸斷取三百五十人并錄其文以獻臣謂今所稱才與古異唐

虞稱九德周稱六行靡不宅心醴粹措履雅馴  
斐然一出於正晚近世才乃多品能萬人為英  
能千人為俊能百人為豪能十人為傑至所以  
取士之術則有九徵八觀六驗胡後世稱才多  
於古耶蓋古人才與德合後岐之而所謂才者  
始紛紛出然稟性多駁而流習漸頗駁則漓本  
真頗則眩名實即有才不善用用不以正雖不  
才也亦宜臣無論往代乃上下今二百餘年  
國初士皆正而適於用弘正間適用者多而未

盡正嘉隆後未嘗無正士而用士者方且溺於  
華辨鴛於權利不深惟至計便策俾邪正雜進  
而無所財擇膠戾乖刺所以營惑耳目惑移志  
意者不可勝紀 皇上霈然黜 明詔亟罷海  
內所不便嘉與更始繩諸一切不軌法及諸庸  
回者不留行盡蒐巖穴昔所屏棄士不啻廓然  
開朗繇是正者進不正者黜易有之小往大來  
曰泰今茲正泰亨之日也士今來矣 上令縣  
次續食若頃之將臨軒策若又將 詔若以官

謂何謂足猷賴耶謂欲得正士期于保泰耶泰  
初爻曰彙征二曰朋亡三曰艱貞士既以類進  
如茅斯拔矣毋亦亡私守正期不負 上所進  
士意乎夫士身為不正非盡性也則流習靡焉  
卑卑者偃僂而趨喔訾而語周合求顯比耦相  
覆以取容一世毋論已進之為聲華則廣飾厚  
要仰附逐欲因吊詭潤非以倖名進之為知辨  
則荏苒難持譎尚隅曲借氣勢為樞機而顧橋  
以售其佞進之為權術則倍設機構提押闔之

門戶算若轉環莫知其要領以空文見偽而調  
實之三人者莫不講張回遁以崇私黨背公義  
竊事權為世害至烈也 皇上一旦屏而斥之

則鑒不遠矣士奚擇焉今天下所少非才也所  
少者為才而正也正則為大為君子不正則為  
邪為小人漢臣翼奉曰人誠向正雖愚為用若  
乃懷邪知益為害故與其才而不正毋寧無才  
可稱與其用不正之才毋寧舍才而取正華為  
顯矣其質不若櫟辨為美矣其真不若拙權為

通矣其理不若常夫其為樸為拙為常雖愚然  
無可喜事功而竭誠盡忠一心營職孳孳公家  
之急弗敢失隊於 國家尚有利焉故寧舍彼  
取此昔太公於華士尼父於正卯子產於鄧析  
非不貴才而好戮也職是故耳今即有華士者  
流亦無所容士一時瞿然顧化與之語正人則  
其香願齷其羽願儀一不類則諉聞也腥啟途  
也冥若不可俟詰朝者然則不正何利焉臣故  
願諸士慎處以正也臣又聞之能指而惠何畏

孔丘舉仁者則不仁者遠詩曰雨雪瀼瀼見覲  
曰消今衆正闢矣諸士必且無不正者而臣尤  
諄諄誠正其始進也諸士慎勗之哉

山東鄉試錄序

主上嗣萬年之曆歲己卯

詔天下比士於鄉於是申勅功令廣厲學官之  
路亟命所司正經藝起文之衰嚴干隄之禁要  
以如制中彙恭迺上御史某按山東奉 明詔  
而綱紀之則先期謀諸巡撫右副都御史趙某

甓舍棘垣葺焚苴罅以釐糝陋既則函采徵某  
暨教諭某為考試官訓導某為同考試官其廉  
以外則自提調官某監試官某而下洎諸百執  
事羣之闈中三五約束莫不懍懍思所以仰承  
德意爰甄提學副使所掄士三試得雋七十有  
五人籍奏之御史授簡某屬某當有稱說某因  
前諸士曰來方校而文時窮晝夜力盱衡而思  
挈尺寸而度其所得者各以發憤吐蘊畧聞東  
人士之志矣今得耳而目之則東人士嫻於文



學自古以來其天性也亦知所本乎語曰正其  
本萬事理五經之本自孔子始其發明章句又  
始於子夏他若七十子之徒咸遵孔子之業而  
潤色焉以學顯於當時其大者為師傅卿士次  
友教士大夫若由治戎求省物游學道赤任擯  
相師不弊百姓賜釋二國之患皆言通帝王謀  
行合神聖彼所謂異能士也第藉令不得附驥尾  
其能益顯乎盖永宜考孔氏古文弟子籍得  
其論言而每竊嘆未得睹厥容貌與七十子者

泳洙泗之澤挹鄉射鄒嶧之風今幸得蒞其鄉  
域又得睹其鄉人士文而校之信能修其經藝  
佩服孔子者何修而得此蓋自七十子歿而經  
者滋多於是諸山東大師無不涉六藝以教言  
易則菑川田生言尚書自濟南伏生言詩於魯  
則申培公於齊則轅固生言禮自魯高堂生言  
春秋於齊魯則胡毋生類能解釋先聖則結泚  
汰學者之累惑使基業垂於後世以故士得涵  
濡漸漬出入不悖所聞若是斌斌盛也今求隋

和於沮澤累世不得一焉及之荆山合浦則有  
流光吐耀而出耳故物各有疇山東經士之疇  
也求士於山東若道水於方諸取火於燧也今  
士既以經進矣亦思以其術經世異竊附於受  
業身通若七十子者乎維時皇道昭融帝猷丕  
顯別黑白而定一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  
絕其道弗使並進所使摠方畧程大猶祈進民  
心紹休聖緒廣開孔子之道孔子之道其校且  
易也七十子得之而立功立事以昭不朽士於

此亦安所取衷於七十子安所願學將蒐乘詰  
賦以果毅愔與將傳類通方以藝能鳴與將飾  
儀考度審律定衡以禮樂憲與將墾草入邑勸  
民耕農利土以正事軌與將畢議盡知以批患  
折難而才辯足述與即毋論舉統類而應之無  
所擬恁張法而習之晻然若合符節儻循一跡  
之路守一隅之指於七十子得一當焉斯亦不  
詭於孔子之道矣昔孔子生叔季思以道易天  
下干七十餘君灼頭濡足庶幾哉一遇而悠悠

者皆是是以道積而不肆今天下尊術顯士翼  
張舒布度德拜爵量績受祿彼捫朽磨鈍鉛刀  
皆可一斷曾不以其時自表見徒徧其經自售  
不能以其經經世執虛言傳受辭不得一跡一  
隅為世庸寧得稱東人士乎哉世所謂砒砒忘  
眼廼產於荆山合浦人固以為珍而飾今豆祕  
藏之斯賈質眩真傷其靈化大謬不然矣主  
上宵衣旰食瑩精太平御經闡繹六藝之緒計  
徵諸士講同異當首東人士東人士出而天下

目之為孔子鄉人且以為藝士嚆矢語曰存則  
人亡則經人與經皆在東土故天下厚望東人  
無已時士思所以止荅 主上下謝天下之望  
又安所循守以稱其生平哉且亦聞諸孔子士  
有贅女有媒孔子曰進見而不以能往非賢士  
才女也爾諸士欲不詭孔子之道則請服膺斯

語云

少司馬翁公歷官疏議序

公自進士起家昨之今三十八載踐敷中外閱

望緊凡廿有餘官若所登對若所建白若所為  
利凡百餘疏始以司寇郎奉簡書出平江右  
獄於是有意刑之疏既陟中丞假節鉞拊循吳  
會於是有意開府之疏漕河漸失故道命公往董  
其役於是有意治河之疏主上踐祚以少司馬  
起公南中理司寇御史大夫事於是有意攝篆之  
疏疏凡四類類凡若干卷薦紳先生受而讀之  
曰刑者成也不可以委曲生意是故一人啟嗟  
王政為虧若公慮刑底于弗喜舍狀以貪情推

已以議物叅互不失多所生全是廷平之恕也  
江東都會更徃浩穰喜遊子弟習於此窳亦或  
攻剽并無不可控制若公開府班宣德信孳孳  
民之所急以流大化幾於治平是保釐之仁也  
長安漕粟從淮河上然數為敗敗則溢十餘郡  
隄防勤勞尤難湮塞若公治河灑沉分蓄探巖  
排碕歲致漕粟以實長安是轉輸之伐也輦轂  
重地豐芑舊都機務叢委視三輔尤劇若公攝  
篆張理大綱補綴漏目鈎校律條公府奉以為



法是明允之績也於是余史某聞縉紳先生之  
說而嘆曰諸縉紳讀公疏知公勞勩爾爾獨不  
知公蘊匱古今經行純備身雖在外念乃不離  
王室閭閻惻惻出於誠心凡身所經歷耳目所  
聞見毋論好醜畢議盡知靡不摩畫而指列之  
省若括轉若環析若秋毫較量若觀火是以奉  
職不懈匡寧方寓如此先民有云心之精微口  
不能言言之微妙書不能文乃公有心罔不盡  
有言罔不達言在朝著為章程在郡國為紀律

儻所謂悅安社稷不二心者非邪某為公里中  
人嘗得侍公清燕謂其可與則嘗與言移日乃  
公所言誠鑿鑿如䟽中 旨可施行者是以得  
論著之公世餘姚里人以弱冠計偕入仕今仍  
少司馬署少宰云

方文襄公文集序

世宗皇帝由興國踐祚始議尊崇典禮既欲創  
所未有備一代獨偉之規每詔令議下時議臣  
如流咸謂非凡所見不能稱塞重得譙讓公以

郎署應詔即如 上意所欲出久頃之數見上  
疏言事 上嘗悅所言皆聽以此日益親貴

上以為其可任公卿之位不數年中至政府蓋  
世宗神聖一時臣工莫能為役而公機神穎  
惓惓感孚使上然其信而任職得行其志豈以  
虛辭借哉蓋公方通仕籍即謁歸故所居西樵  
山中日與陽明先生交而下帷黉憤焉越十年  
矣顧積思六經講求皇王之術身遠而心魏闕  
處幽獨而繫天下是任宜其所豎立卓犖若是

公柄政逾年而乞骸骨歸而復居西樵山中著書數年而歿歿十年而其文始出凡若干卷若議禮薦貞議南北郊陳洪範諸疏及應制諸詩此其大者對揚登答仰濟訏謨其文章與政通矣彼豈凡所見乎史某曰余嘗纂修 世宗實錄從蘭臺所藏嘉靖初時事得覽觀觀 世宗瑩精制作二三大臣覆詰相難不啻若聚訟每於上前質責或相提而論務以勝為功有不慙必巧詆之至引繩批根劾繫請室中以徵文者

不可勝道而公輒疏請得驛或祇從未減蓋公  
時為廷尉得亭平其事故也嗟夫壯矣方其時  
利害薰灼較若觀火彼其不希旨從諛辟倪其  
間以持人短長亦已優矣矧以其去就諍而脫  
人以罪乎其疏語具集中故予讀公集至此輒  
變容起坐累嘆其艱焉乃若公所為文皆粹然  
一出于正正不當于文士比觀者予故不論論  
其所為相如此云

劉尚書氏族譜序

予讀劉尚書族譜則信公侯之後必復其本亦  
惟聖賢德澤流於苗裔而神明之胄故弗替云  
按劉裔出陶唐御龍氏封劉因以劉為氏自唐  
以下漢以上德著於世不可殫紀漢末有入蜀  
者晉初遷於楚元亂仁可公避地以其族行復  
自楚入于蜀隸于內江縣是門戶甲蜀中八九  
傳而支屬奕葉冠綏纏纏若蟬聯不絕即寓內  
著姓又何讓焉乃侍御公欲收族以尊祖則籍  
舉宗而譜之其例七其世九其屬凡四百有奇

御龍氏邈矣惟唐德休明百世享祀叔代有所  
不紀而迄于今茲仁可案之宰卿接之以及宗  
伯廷尉拓之泮遷始於明著代始於遷祖遷祖  
為繼則自別子而下骨肉之親絜而不殊作世  
系第一惟世德作求率祖承考衍其堂構移之  
國家以展采錯事施於有政無論顯者泌水衡  
門幽人素履曷得而遺已作履歷第二治不越  
閩有斷機之母有雞鳴之夫人亦有從一靡他  
皎若白日與兩髡同歸者作閩範第三自仁可

西徙居蜀素至測景考築樹椅與梓既折而貴  
竹析而涪州皆閭右也惟內江為烈矣作宅里

第四宅兆送死大事也藏喪塋隧薦品黃壚馬  
鬣可封松區已剪使屬茨倚廬者瞻之愴然有  
桑梓之思焉作塋兆第五代有作者下筆妙天  
下敷寫氣象綜述性靈若方冊所存文辭燦如  
也作著述第六士不家食一命足以顯揚而

寵綸所加不獨榮生者漏泉之澤光乎幽窆何  
煌煌乎作一恩命第七譜成以示史余子余子



曰思深哉作譜者意也讀世系曰美哉始基之  
矣讀履歷曰德至矣哉大矣非令德之後誰能  
若是君子是以知劉氏多賢也讀闡範曰禮之  
用惟婚姻為兢兢是故家道之興由內德茂焉  
讀宅里瑩疇曰是陰陽之會也淋清之氣於是  
焉鍾矣讀著述曰洋洋乎有道之言獨文乎哉  
讀 恩命曰 王章也非家之珍與讀已余子  
掩卷而嘆曰人言譜者普也注序世統事資周  
溥乃是譜獨不浩繁其事核其例精其言必稱

先王上治祖禰下治子姓以重其本聯其支黨  
所謂述明世申宗法洽幽明神人之統意在斯  
乎然則劉氏奕世載德為時名卿即褐至不售  
者亦以其獨行卓然名于一鄉林林于士之表  
也語曰豐水有芑先人之仕望其枝葉知其根  
柢海內有睹劉氏譜而興起者其不靡然頽化  
乎是可以傳矣因序作譜者之意而歸之

芸牕月草序

予質蒙且甚魯然性有偏嗜嗜經史每據案對

冊法億舉大義若了了比掩卷嗒然輒忘之矣  
乃深自追維莫有所傳以識不忘也一日過若  
齋周子覽其手筆咸褒類子氏百家緒言隨訊  
之曰日於編簡所會時見一班爰疾書其上復  
曰其嘗慕公孫僑之博物胥臣之多聞而靡有  
繇也繫今繫籍金門以大禮陳序賓客日競競  
焉職業嬰其念百務倥偬柴諸懷視平生之舊  
殖漸凋落矣則不獲已托之鉛槧間注於手斲  
不遺於心庶幾累時為日累日為月月無忘焉

以牖吾舊未聞新有得也緣是題曰芸牕月草  
云余聞之憮然曰甚哉周子用心之勤也余固  
病忘思有所傳也而子計先得之矣雖然學貴  
不忘猶貴能忘若不見宋陽里華子乎始而蕩  
蕩不覺天地有無既縱儒生而疾除焉則蕩然  
虛者又擾擾然萬緒起矣學猶是也苟徒申其  
佔僻取古人糟粕割裂之將遠撫翦羅日馳騫  
于汗漫隱順之場其於學既博且多矣而獨無  
得于心則亦奚貴邪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回

坐忘者也空乎其若遺也而後得幾於道周子  
多學以務博尚當求諸不忘之外若曰我日斯  
邁而月斯征慮玩愒自廢而因假是以圖日就  
月將之益殆得之矣若齋子起選貢士授鴻臚  
寺丞修姱葆真艱華振茗蓋鞠躬君子也與余  
相雅善故告之也不以諛而以規

張氏貞節錄序

戊辰馮進士孜上書闕下陳其母張氏行甚苦  
得被旌命如故事已出守太倉則緝其郡邑文

學三老所覈狀及藩伯禮官覆議及諸學士大  
夫所贈序記頌贊詩賦為貞節錄蓋母二十而  
字十九年而娶距之三十年稱未亡人如一日  
固難事哉方夫君永絕時母豈不能憤烈自裁  
效以大畢相從地下遊乎顧遺孤藐然白髮在  
疚襁褓未及燥衰經未及除而煢煢三命喘息  
相屬宗祀續絕以之即欲言死義不可耳其庶  
幾將來以邀惠逝者乎而自月遠矣中廢不可  
知即無論其首蓬面垢拮据蒲伏之為勞也而

壅閉閔邱含凄茹辛以是藐諸孤嬰患侮交遘  
之中得有今日可不謂難事哉彼婦固有一旦  
引決殉葬捐軀者非不希曠絕俗也幸其無所  
寄則可矣以重累若馮母者不得當以報夫君  
所以事夫君不完也乃母能忍須臾死上延姑  
氏下撫其所遺使氏世益滋大即死者復生生  
者不媿其死矣史某曰嗟乎筭幃之居而饋羞  
之職是遵何故焉而其事行庶幾乎有道者則  
得天厚而心術無瘳也然使母不蚤厄則節不

完節矣顧瞻無後則無能表著于世述世述之  
矣匪旌於天子又安所貽諸後為不朽今母  
倘之矣然匪母意也母若曰吾斬以不絕馮祀  
耳詎知有今日哉馮母立孤事詳在諸學士大  
賢所贈文中乃余則知馮守於春官素聞母賢  
者以故得論著之